





林子分內集自序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修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修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修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修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修。乃釋老之教之所以同邪。然聖學



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多識容貌辭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

厚載物。高明覆物。形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叅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觀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



文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

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則有絪縕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旣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蓋初學之士。固難與言



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

無言無隱。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焉既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既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既盡。命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之教。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林子兆恩



林子分內集纂要叙

竊惟吾

夫子龍江林先生住世八十餘載倡  
道五十餘年力究中一根源洞徹三  
門庶與立卻病心法緒餘為小試行  
道之微權著分內集書數百卷為後



學微心定性之規則夫分內集者乃  
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蓋言聖人  
即性也性即中也中即一也一者太極  
也太極者心極也言此心極能包括古  
今混太虛之無外也侷萬物于我心極  
之中之無遺失也道之無形生育釋

之滅度無餘俱一理也而三氏之道脈  
源流至今統于吾師既吾師入滅四十  
春秋而精神命脉道原心法又統載  
於分內集諸書此書行世百十餘年  
海內高明見之必讀者未有不忻慕  
其道而悉領其教也故曰書行則道



行道行而脩齊治平寧不一哉若  
今之所刊者在分內集中纂出十二卷  
文乎理正旨近法精于中真指覺所  
實地顯發智慧真心智慧生煩惱破  
覺所登苦海滅總在自心現量自性  
起用耳真懶勿入師門雖受心法十餘

年柰鈍根下劣拙魯無聞至師寐  
後忽妄心輒發將謂僊佛求于名  
山大川隨薙髮別家鄉抱分內集  
全書自閩之浙之吳之楚之魯之燕  
之江之粵千山萬水悠々碌々至于炎  
火燒空或于凍雲殘雪艱歷博問



序  
三  
先知語言難破皮五荏苒迷悶多  
年慚愧無何覓訣匆忙直到豫章  
頓入西山岷谷飽糧六十餘天妄緣  
當下消歇骨中氣息全無倏忽皮  
膚脫落幸爾孤光未泯須臾還我  
面目時展開是集印証文字如推

門落臼固無難矣懶也譬并蛙而遊  
於滄海日暮橫遙廣無邊際非荷  
吾師心法典籍神力加持何以能知  
自性離解離法而為色空之所不到  
處與諸聖人妙圓覺智涅槃等爾  
而了此曩劫生死無上因緣也感



斯至德析骨難酬隨募檀越重脩  
龍泉寺以報山靈三年告成遂挾  
是集渡江金陵棲遲五載竟無相  
識者唯文學魯君聞韶陳君萬祺  
隨憑懽相視澄息齋心咨決疑情  
於今十年如一日也次逢湯君必奇

及子湯生新敬聆九叙大原密詢法  
席之興湯君德義高尚飲水知源  
同秦君仲璋擬建祠敷演先師之  
教幾半載落成四方問道趨益者  
絡繹不絕時博士弟子謝君璣願  
君之進得心法持分內集習靜靈



谷一時獲見當人洞明性海遂抵  
祠力議施棺掩骼語云行先生道  
讀先生書妙悟心源性海於性海  
中深出涓涓潤此焦枯正吾道今  
日所行分內事也懶嘗聞吾師言  
世間善事功德惟此真實最著

即協力同行今已四載施掩過五千  
身矣如今春冒雨坐息心坊收拾  
無主者五百餘具偶受毒霧所侵  
不穀月餘即閉門置分內集于案  
頭澄心冥目竊想靜攝忽然展卷  
至於生死與我不相干句玩味豁然



而毒霧化為清涼飲啄如進酥酪  
矣然是集也非特資益心身性命  
亦能掃除疾恠能起生扶死種功  
德說亦難盡烏可無傳烏因施掩  
多費未克剗剗值鹽山孝廉劉  
君永昌陳誼高古世善傳家由

私泚金谿周生應羅遵行心法不  
踰日而頓起靈異濁滓自融深信  
於道頂戴而不忘者矣因周生還  
遂附金助刺梓人竣事謹序緣  
由弁之於首以與海內諸公同志  
者具隻眼耳



時

天啓歲丁卯秋重陽日門人僧真懶

和南謹識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一

宗教

秣陵門人

魯聞韶

顧之進

全校閱

陳生問曰。先生之教以何為宗。林子曰。余明儒也。而以吾心之孔子以為宗也。余明道也。而以吾心之老子以為宗也。余明釋也。而以吾心之釋迦以為宗也。夫既以心為宗矣。而其所以為教者。豈不以儒之經為教。而歸儒。而宗孔乎。林子曰。非也。夫余既以心為宗矣。而余之教人以儒也。則必以吾



心之孔子而聲之口者。以爲儒教也。余之教人以道也。則必以吾心之老子而聲之口者。以爲道教也。余之教人以釋也。則必以吾心之釋迦而聲之口者。以爲釋教也。又問先生嘗曰。余惟以四書爲教。而今乃曰。不以儒之經以爲教者。何也。吾竊惑焉。林子曰。夫四書者。乃余少年時之所誦說。又且海內人士之所信而宗者。故余以論語爲教也。亦惟求之吾心之孔子。而以論語作印證爾。至於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莫不皆然。余賦質甚愚且魯。故凡讀古先聖人之書。多所未解。以故以心爲宗。以心之聲諸口者。以爲教。而非他也。

### 三教一心

林子曰。心也者天也。謂之天君。心也者神也。謂之神仙。心也者覺也。謂之佛者覺也。故無主則逐。有物則危。

### 三教之所由分

林子曰。三代以上。三教之道出于一。三代以下。三



教之道分爲三。論語七篇。民可使由之之道也。道德周易。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夫可使由者。則索隱之徒。遂鄙夷之。不可使知者。則支離之徒。遂荒唐之。

道同教異

內多用昔人語

或問三教之道同與。林子曰。其道同。其教異也。故孔子者。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而儒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綱常以正。倫理以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乃其略也。老子者。以出世間法。以語

出世間人。而道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者。乃其略也。釋迦者。亦以出世間法。以語出世間人。而釋氏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者。乃其略也。故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迹。用其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善用者。用其心。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又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



總是一性上起用。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教之所以三

或問教之所以三。林子曰。譬之代君理政。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以三也。故孔子之教。惟在於人倫日用。所謂世間法者是也。黃帝老子之教。惟在於主極開天。所謂出世間法者是也。而况釋迦之出世。則又在於虛空本體。無爲無作。殆非斯人所可得而擬議而測量之者。然而釋老之教。猶有及於世間。而孔氏之言。則又及於出世者。何也。林子曰。此亦足以槩見其道之一也。故代君理政。雖有司存。而官事不攝。亦非聖人之心也。

立本入門極則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林子曰。聖人教人。豈曰民可使由之道哉。而其心則欲盡天下之人。萬世之人。皆得以與聞與知。此不可使知之道。而其願始遂矣。然不始之以儒教。外盡人道以立本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不中之以道教。內持心法以入門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



其能得而知哉。不終之以釋教。本體虛空而極則  
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然儒門者  
流。固以立本爲先矣。而所謂持心法以入門。返虛  
空以極則。而爲出世間法之不可使知者。不惟不  
能知。亦且不願知也。或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而曰不願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能知。故其不  
願知。又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曰不能知者。  
何也。林子曰。惟其不願知。故其不能知。

或問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儒門亦有之與。林子  
曰。若虞舜。非世之所稱儒者乎。舜其至孝矣。而耕  
而陶而漁。豈非余之所謂三綱四業以立本與。允  
執厥中。堯之所以咨舜也。豈非余之所謂傳受心  
法以入門與。恭己南面。于羽兩階。四方風動。巍巍  
不與。豈非余之所謂虛空本體以極則與。  
林子曰。余今復以儒教言之。孰有外於聖與仁者  
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以其聖與仁也。  
而不可與從入之門焉。則曰。入門以其聖與仁也。  
而不可無事心之法焉。則曰。心法。然而所謂事心



之法者。豈非其所從入之門邪。

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其擊壤之謠。則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此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孟子之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亦儒氏之極則邪。或問其仁如天。聖不可知。豈非所謂儒教之極則。最上之一乘邪。而其所從入之門。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由志仁而任仁。由任仁而至於如天之仁者。極則也。而志仁而任仁。豈非所謂爲仁之心。

法以入門與。由有恒而君子。由君子而至於不可知之聖者。極則也。而有恒而君子。豈非所謂作聖之心。法以入門與。

林子曰。孔子之時中。其與老子之守中。有不同乎。老子之守中。其與釋迦之空中。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門。以造於時中守空中之極則者。不可不知也。孔子之一貫。其與老子之得一。有不同乎。老子之得一。其與釋迦之歸一。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門。以造於一貫得一歸一。



之極則者。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道家之教。教以父母既生之後。收拾此一點之靈光而已矣。而收拾此一點之靈光。則不免有法。有法則有爲。有法有爲。其道教之所以入門乎。釋氏之教。教以父母未生以前。復還我太虛之本體而已矣。而復還我太虛之本體。則又焉用法。無法則無爲。無法無爲。其釋教之所以極則乎。或問持心法以入門。非所以復我之本有乎。林子曰。然。又問返虛空以極則。非所以還我之本無乎。

林子曰。然。有而無之。無而無之。無無而復無之。而不知其無。然後方可言無。而爲虛空之極則也。

李生曰。近嘗竊觀先生之所撰述者。而三代之教。皆以忠孝立本。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良背等諸心法。豈非所謂入門者與。林子曰。此猶在門外。而望門以入焉者也。然則何以謂之入門也。林子曰。人之始生也。而太虛一氣中。自有一點靈光。落乎其間者。道教則謂之丹是也。惟此一點靈光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人惟能收拾此一點靈光。



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卽此正是入門工夫。而道  
教則謂之結丹是也。若余所謂良背等諸心法。乃  
其內念止念。使心不亂。而定而靜。然後可以行此  
入門工夫。余故曰望門而入。

林子曰。不知立本。則人道不修。殆不可謂之人矣。  
將何以爲入門之地。不知入門。則心法不明。殆不  
可謂之學矣。將何以爲極則之先。然要而言之。入  
門極則。所學何事。豈其徒索之。不可使知之道哉。  
蓋所以善乎其本。以盡此人道之常爾。則又不可  
不知也。

或問曰。歸儒曰宗孔。以與世間人道也。豈非以不  
可使知之道。難與常人言邪。然而曰立本。曰入門。  
曰極則。而曰與出世間人道者。何也。林子曰。道家  
者流。雖曰入門。而不知立本。況於極則者乎。釋氏  
者流。雖曰極則。而不知入門。況於立本者乎。而近  
世講學之士。則亦有可言者。固習知儒者之立本。  
而綱常矣。又竊慕釋氏之極則。而虛空矣。而其所  
謂存心養性以入門者。或者亦未之能知也。故修



人道以爲入門之地。而明心法以爲極則之先。余之所以教人者。如是而已矣。

### 三教真弟子

林子曰。無所別於儒也。無所別於道也。無所別於釋也。而三氏之中。如有能知立本。而以民可使由教人矣。便是不叛於孔子之教。而均之爲孔子之徒。可也。豈必服孔子之服。言孔子之言。而後爲孔子之徒與。能知入門。而以了心悟性教人矣。便是不叛於黃帝老子之教。而均之爲黃帝老子之徒。可也。豈必服黃帝老子之服。言黃帝老子之言。而後爲黃帝老子之徒與。能知極則。而以虛空本體教人矣。便是不叛於釋迦之教。而均之爲釋迦之徒。可也。豈必服釋迦之服。言釋迦之言。而後爲釋迦之徒與。

### 宗孔本旨

黃生問曰。夫曰利曰命曰仁。旣所罕言。而性與天道。又不可得而聞。而子必曰歸儒宗孔者。其意何也。林子曰。非是之謂也。蓋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



仁。孔子之所難言。而不可使知之道也。既不可使之知矣。而必欲與之言矣。不亦謂之瀆蒙之甚。強人以難知邪。於是乃以民可使由。而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也。歸儒宗孔。庶不叛於孔子之教。而爲人之所易從也。

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三千之徒。可與之言。而語上也。可得而數矣。况後世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觀之。非有中人以上之質。而不可與言也明矣。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不能使知也明矣。又焉可以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槩責之中人以下。不可與言者流乎。記曰。知聲而不知音。鳥獸是也。故音也者。不可以與鳥獸而使知之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故樂也者。不可以與衆庶而使知之也。然則何以謂之樂也。天地同和。而無聲之樂。不可以知而知。以聞而聞也。不可以知而知。而能使之知乎。不可以聞



而聞而能使之聞乎。張子厚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余於是而知釋迦之釋。卽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羣天下萬世而釋之乎否邪。老子之道卽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羣天下萬世而道之乎否邪。夫旣不能悉羣天下萬世而釋之道之。而釋迦老子。而必以釋。必以道。必以不可使知之道。以教天下萬世。胡爲也哉。蓋天生孔子。乃爲世間計也。不有孔子。而所謂民可使由者。其孰能使之由。而與天下萬世所謂凡民者。而共由之者乎。釋迦老子。乃爲出世間計也。不有釋迦老子。而所謂不可使知者。其孰能使之知。而與天下萬世所謂豪傑之士。而共知之者乎。然豪傑之士。固不世出。而所謂道釋者流。豈其盡皆豪傑之士哉。此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蓋實欲以世間法。以與世間人道。庶不叛於孔子之教。易知而易從爾。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何謂也。林子曰。夫道固以言而顯矣。而亦不以不言而不顯。直惟存乎其人爾。故不有豪傑之士。生乎其時焉。卽釋



老言之。又且耳提而面命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知乎。如有豪傑之士。生乎其時焉。卽孔子不之言。則亦目擊而道存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不之知乎。汝甚毋以孔子之罕言之爲是。而以釋老言之之爲非也。亦毋以釋老言之之爲是。而以孔子罕言之之爲非也。要之是者。是其所喜也。非者。非其所不喜也。是者。是其所能知也。非者。非其所不能知也。此皆一隅之見。殆非古今之通論矣。

### 宗孔只是宗心

余嘗謂道釋者流。所當宗者。孔子也。非以求異於道釋者流也。而道釋者流。則異於孔子矣。又嘗謂儒門者流。所當宗者。孔子也。非以求異於儒門者流也。而儒門者流。則異於孔子矣。孔子之學。心學也。孔子之心。赤子之心也。天下萬世所同具之心也。豈特先聖後聖之心。與孔子之心不異也。而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之心。亦與孔子之心不異也。孔子之心。誠不異於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而智



者賢者愚者不肖者之過不及。則異於孔子之心矣。

宗心須識真心

林子曰。我之心清靜也。我之黃帝老子也。我之心寂定也。我之釋迦也。我之心時中也。我之孔子也。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夫心既無矣。而安有所謂心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乎。又安有所謂黃帝老子之清靜。釋迦之寂定。孔子之時中乎。故清靜而非清靜。非清靜而非不清靜。乃我之心之真黃帝老子也。寂定而非寂定。非寂定而非不寂定。乃我之心之真釋迦也。時中而非時中。非時中而非不時中。乃我之心之真孔子也。若必曰我之心。本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也。我之心本不清靜。本不寂定。本不時中也。便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便不清靜。便不寂定。便不時中。若必曰我之心。本是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也。本自清靜。本自寂定。本自時中也。便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便不清靜。便不寂定。便不時中。



對不寤寤。對不淑中。之過不及。則其於孔子之心  
本自執中。此對非黃帝。法于鞅。此于對不青精。  
本自黃帝。法于鞅。此于對不青精。本自寤寤。  
于對不青精。對不寤寤。對不淑中。昔必曰。非之心。  
精本不寤寤。本不淑中。此對非黃帝。法于鞅。此  
之心。本非黃帝。法于鞅。此于對不青精。此本不青  
中。而非不淑中。以非之心。之真。此于對不青精。必曰。非  
寤寤。以非之心。之真。鞅。此淑中。而非淑中。非淑  
之真。黃帝。法于鞅。此對非寤寤。而非寤寤。而非不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二

鹽山門人 劉永昌  
于廷陳 全校閱

心性倫屬

林子曰。聖人有達道。而所以行之者一也。故達也者。達也。以達天下萬世而公之者。倫屬也。一也者。一也。以一天下萬世而同之者。心性也。

黃帝釋老不異孔子

余所云三教者。日用之常。心性之大。如斯而已矣。



故斷棄倫屬。余不爲也。拔宅飛昇。余不能也。訓詁多識。余不暇也。至於出生入死。人之常也。髮白容改。老之候也。德性問學。學之至也。若世之所謂釋流者。以斷滅爲宗。入於幻焉。而非釋也。道流則以迂怪爲高。入於誕焉。而非道也。儒流則以習威儀。騰口說爲事。入於辟焉。而非儒也。然二氏者流。每以余欲悉道釋而昏之。尼而匹之。而二氏之教。不幾於絕滅。而盡歸於儒乎。殊不知此乃黃帝老子之道。釋迦之釋。而與孔子之儒。不異者此也。

林子曰。心性明矣。復在家而倫屬之。是二氏而釋老。卽二氏而仲尼也。

### 世出世法

林子曰。三教聖人之所以養之於內。而身心性命之學同也。但以此而爲世間法。以正三綱。便是儒者之道。以此而爲出世間法。以超物外。便是二氏者流。

林子曰。大抵聖人之教有四。有以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有以出世



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邵康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何謂也。林子曰。余嘗竊聞之。難難難。在世間難。出世間難。在世間而出世間。難又難。何須必了世間事。只在世間出世間。此余之教。稍與康節異者。此也。

林子曰。三綱五常者。世間法也。性與天道者。出世間法也。必也。內能明夫性與天道之微。外能明夫三綱五常之大。有家者。以一家爲已任。有國者。以一國爲已任。有天下者。以天下爲已任。內外合一。兼而修之。實下工夫。此乃萬古不易之常道。而二氏者。流先當持循焉者也。

林子曰。心身性命之學大矣。所以統乎三綱者也。所以植乎五常者也。所以善乎其士。其農。其工。其商者也。若必曰。俯仰無累。婚嫁既畢。而後得以遂此心身性命之學焉。則是學也。乃無所用於世。而爲三綱五常。士農工商之蠹也已。豈其合內外。兼德業。而爲聖賢大學之道邪。



綱常最大

林子曰。世間法。最大者。莫大於綱常。若舍綱常之  
大。而遽談出世之旨。豈不誕哉。其所謂祝髮毀形。  
以斷棄倫屬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乃若  
世之儒者。手恭足重。榮華其言。似亦足人之聽聞  
矣。至於綱常毀裂。猶然置而不論。其殆謹厚之遺  
與。然孔子之道大矣。或有竊其餘緒。以資清談。猶  
晉室也。忽心性而略綱常。余恐孔子之道。似不如  
此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又曰  
所以行之者一。聖人之學。盡於此矣。故舍一以語  
達德。則德非其德也。舍達德以語達道。則道非其  
道也。

林子曰。仰以事父母者。孝道也。舍其孝道。然後方  
能盡此心身性命之學也。則是率天下萬世之人。  
而爲不孝之歸也。奚可哉。俯以畜妻子者。慈道也。  
舍其慈道。然後方能盡此心身性命之學也。則是  
率天下萬世之人。而爲不慈之歸也。奚可哉。大而  
宇宙內事。近而一身之事。公而國事。私而家事。至



於動靜食息無不皆然。

或問以道釋之教必斷棄倫屬者何也。林子曰。釋迦有妻有子。黃帝有妻有子。老子有妻有子。載之書可考而知也。豈其身親有之。乃反以斷棄倫屬教人也哉。必不然矣。

林子曰。釋迦釋氏之宗也。妻耶輸氏。多羅妃。瞿姨。鹿野。妾。嬌曇彌。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

林子曰。設釋迦復生而入中國也。必羣釋流而婚之。使不圍坐矣。設黃老復生而教天下也。必羣道流而婚之。使不林棲矣。

林子曰。使天下之人之。不三綱也。不四民也。而可以爲仙爲佛焉。猶且不可。况其不三綱也。不四民也。不惟不可以爲仙爲佛。亦且不可以爲人。則夫道釋者流。奚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

或者以道釋者流。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是亦足矣。又奚必士農工商之是務邪。林



子曰。士也者。所以明此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也。若或不農。與工與商。則將何所賴藉。以成其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邪。

人其人而道其道

林子曰。余之教有二。有語之以其人者。有語之以其道者。人不三綱。是無常道也。不可以爲人。人不四民。是無常業也。不可以爲人。故明其常道。而三綱之者。所以人之也。定其常業。而四民之者。亦所以人之也。旣人矣。然後方可以大道語之。然所謂

大道者。非他也。孔門心法之外。無別學也。惟此大道。則君臣之所以義。父子之所以仁。夫婦之所以別者。胥此焉。故三綱有經。而常道以正也。惟此大道。則士之所以爲士。農之所以爲農。工之所以爲工。商之所以爲商者。胥此焉。故四民有理。而常業以紀也。其始也。人其人。其旣也。道其道。余之教。教此二者而已矣。

道釋不忍之心

或者以充黃帝老子釋迦之心。豈其欲盡天下之



卷二  
人而僧之。而道之邪。林子曰。盡天下之人。而清淨之。而寂滅之。黃帝老子釋迦之心也。若盡天下之人。而僧之。而道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心哉。然釋氏慈悲。太上好生。卽天下之大有一人焉。如今之所謂僧。所謂道者。其心固必有所不忍矣。又况盡天下而僧之。而道之。則其所謂慈悲好生之德者。果安在邪。

常道常業必信於人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而信常道也。而信常業也。豈非余之言。信於天下邪。使道釋者流。而不信常道也。不信常業也。則亦奚有於余之言。又安能使天下之人。之必余信邪。

林子曰。常道也者。萬世常行之道。不可得而變也。常業也者。萬世常守之業。不可得而變也。彼若不信余言。以信萬世常行之道。常守之業。而常行之道。常守之業。則固達之天下萬世。而無敝也。而彼自不信爾。豈其常行之道。常守之業。而有所謂損



益於其間邪。彼道釋者流。抑亦可以反而思之矣。  
釋先淨戒

有釋氏子。覽林子。非三教等集。艷然不悅。遂造林  
子而言曰。釋氏之教。所由來尚矣。而子乃欲盡滅  
釋氏之教。與。林子曰。豈其然哉。劉謚有言曰。三武  
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顧余何人也。乃欲盡  
滅釋氏之教邪。夫既曰釋氏之教。之終不可滅矣。  
而子必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何爲也哉。林子曰。  
子獨不聞釋氏之教。而有在家出家之異者乎。又  
不聞釋氏戒律之嚴。而在家出家皆所當守者乎。  
戒律有曰。離非梵行。而所謂離非梵者何也。永斷  
色欲也。又曰。離邪淫。而所謂離邪淫者何也。不犯  
他人妻女也。故余每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豈有  
他哉。蓋爲其不識清規。而與破戒壞律者道也。  
林子曰。能守戒律矣。在家可也。出家亦可也。不能  
守戒律矣。在家猶之可也。出家則斷乎其不可也。  
若維摩詰之有得於佛之大者。豈曰出家。至人傳  
大士龐蘊等輩。亦皆在家之賢者。釋氏者流。真有



不可不知也。

### 仙道不外人道

道書曰。人道不修。仙道遠矣。林子曰。爲子而孝者。人道也。仙道也。爲臣而忠者。人道也。仙道也。若外人道。以求仙道。未有能得仙道者也。故曰自古至今。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以人道至重故也。

或曰。二氏之學。可勿談乎。林子曰。荒唐枯槁。誰其正之。而一夫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愆也。

### 制科取士

黃對問曰。當今之時。以宋儒之註釋。制科而取士者。何也。林子曰。夫宋儒之註釋。雖曰不得聖人之大矣。而卽其所易知。而可以持循者。是亦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

### 三教之道聖人不廢

羅烈問曰。當今之時。專用儒者。凡海內外。特設一儒學足矣。而又有僧綱道紀等司者。何也。林子曰。三教之道。聖人所不廢也。故兩京十三省。府有儒



學教授爲之師長。從九品。坐齋諸生四十人。僧寺僧綱從九品。給牒僧徒共四十人。道觀道紀從九品。給牒道徒共四十人。州儒學學正未入流。諸生三十人。僧寺僧正未入流。僧徒三十人。道觀道正未入流。道徒三十人。縣儒學教諭。諸生二十人。僧寺僧會。僧徒二十人。道觀道會。道徒二十人。或問今之諸生廩膳之外。又有增廣附學者。何也。林子曰。後以其人才之盛。府增廣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增廣之外。又選俊秀以附益之。名曰附學。無有定數。

誦經豈能達法

或問釋氏之經。林子曰。塵。塵也。而釋氏之經亦塵也。然以釋氏之經爲塵也。可乎。林子曰。釋氏之經非塵也。而後之誦釋氏之經者。徒以塵我心之正覺已爾。非塵而何。故曰心迷法華轉。又曰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者。塵之也。

明心所以持經

釋氏每勸人持經。敢問釋氏所持者何經。豈非其



誦經之文。以爲持經與。林子曰。非也。故持也者。持之也。以持吾心之真經。而爲萬古不變之常道也。常道在我。真經在我。真經在我。佛法在我。而經之文。乃釋氏之糟粕也。見聞轉誦。法其可得而知乎。故最下根者。墮此邪見。

林子曰。釋迦之書固在也。而後世有釋迦者出焉。豈有在於釋迦之書者哉。老子之書固在也。而後世有老子者出焉。豈有在於老子之書者哉。孔子之書固在也。而後世有孔子者出焉。豈有在於孔子之書者哉。孔子之書者哉。

### 三門之失

林子曰。聖學而格致者。仲尼也。流而爲多識矣。玄學而虛無者。黃帝老子也。流而爲迂怪矣。禪學而寂滅者。釋迦也。流而爲斷滅矣。

林子曰。初余之迷於外道也。槩有十年。蓋嘗師事儒門。而窮物。而詞章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玄門。而遺世。而辟糧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空門。而著空。而枯坐矣。既而悔之。屢入迷途。幸而知返。今以



余所迷而非。及余所見所聞而非者。俱與諸生言之庶諸生有所鑒戒。而不復如余昔日之迷。可笑而可癡也。諸生中亦有迷於外道。而不知返者。豈其自迷。亦且迷人。自迷迷人。非余弟子也。或問曰。子今之所道者。何道也。而其所以教人者。何法也。林子曰。余安能知道。又將何以教人邪。幸余而有所聞者。孔門心法也。又問孔門心法。林子曰。堯曰。欽。而孔子曰。敬者。心法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裡。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能不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余亦喜此二言。故併錄之。

林子曰。卽心卽佛。而如來之禪定者。心之寂然也。卽心卽道。而神仙之逍遙者。心之活潑也。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刹竿。而言之詳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林子曰。世之學佛者。卽坐禪。而問人之學佛者。必曰能坐禪乎否也。如此則磨磚之譏非乎。世之修道者。卽運氣。而問人之修道者。必曰能運氣乎否也。如此則鼓脹之徒是乎。不坐禪而心自禪。不離這箇也。不運氣而氣自運。無暴其氣也。

林子曰。漢武帝以却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於方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裡。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能不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余亦喜此二言。故併錄之。

林子曰。卽心卽佛。而如來之禪定者。心之寂然也。卽心卽道。而神仙之逍遙者。心之活潑也。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刹竿而言之詳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林子曰。世之學佛者。卽坐禪。而問人之學佛者。必曰能坐禪乎否也。如此則磨磚之譏非乎。世之修道者。卽運氣。而問人之修道者。必曰能運氣乎否也。如此則鼓脹之徒是乎。不坐禪而心自禪。不離這箇也。不運氣而氣自運。無暴其氣也。

林子曰。漢武帝以却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於方必知黃帝老子之所以爲黃帝老子。釋迦之所以爲釋迦。

林子曰。道流不知有黃帝老子。釋流不知有釋迦。故不知有孔子。設道流而知黃帝老子之所以爲黃帝老子。釋流而知釋迦之所以爲釋迦。則必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

林子曰。學孔子而不知孔子者衆也。而況於黃帝老子釋迦者乎。彼固未之學矣。則又安得而知之。而道而釋。亦復如是。



林子曰。使儒流而知孔子焉。以心孔子之心。以行孔子之行。則孔子在我矣。孔子既在我矣。則黃帝老子之所以道。釋迦之所以釋。亦在我矣。則亦何必求道於黃帝老子。求釋於釋迦邪。

林子內集纂要卷三

松江門人

顧大維

陳濟賢

全校閱

道無有無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覩物以知無。物生於無。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



不德。無不能生。生卽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  
天地形氣也。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  
生死焉。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  
州生問曰。有無者二與。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  
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對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  
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  
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  
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竅其虛。道斯來居。豈惟

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合爲一。故物也者。有  
氣有形。有氣而無。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  
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  
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  
也。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  
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  
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其微。莫究其原。不可得見。  
不可得聞。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與。林子曰。道不能生。



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人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與。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 天地之始

對生問天地之始。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 陰陽不測之神

兆瓊問曰。陰陽不測之爲神。何謂也。林子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兩精者。陰陽之精也。其間有不可得而擬議之者。神在其中矣。神者火也。石石相搏而火自生。至於萬物而兩之。莫不皆然。故一男一女而人生。不測之神也。一雌一雄而物生。不測之神也。

### 陰陽寒暑

吳雲龍問。一陽來復。而天氣之寒。甚於積陰之候。一陰來歸。而天氣之暑。甚於積陽之候者。何也。林子曰。一陽來復。迫陰氣以上升。故寒。至於三陽之泰。而陽氣始出地而和矣。一陰來歸。迫陽氣以上



升故暑至於三陰之否。而陰氣始出地而涼矣。故復姤爲陰陽之始。而否泰爲陰陽之中。

### 陰陽鬼神

應麟生問曰。合鬼與神。而爲教之至者何也。林子曰。陰陽會矣。鬼神合矣。氣則浩氣盛也。而志有所帥矣。魄則皜然清也。而魂有所棲矣。

### 日烏月兔

黃封問日之烏。月之兔何義。林子曰。烏者黑也。非烏烏之烏。蓋陽明而陰暗也。今以月之兔推之。則日之中乃雞也。又問曰。月之中有兔。而日之中豈有雞邪。林子曰。聖人之設象也。日生於卯。卯乃日之精。而謂之兔者。月中有日。陰中有陽也。月生於酉。酉乃月之華。而謂之雞者。日中有月。陽中有陰也。

### 吾身日月

對生問易。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

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達磨曰。



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其間矣。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也。張橫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文公曰。氤氳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吾身天地水火

兆居問顛亦有顛倒之義乎。林子曰。天在地球上謂之否。地在天上謂之泰。火在水上謂之未濟。水在火上謂之既濟。夫易非爲卜筮而設也。蓋吾身亦有天地。亦有水火。故順則爲否。爲未濟。逆則爲泰。爲既濟。

黃州問曰。既曰運氣者。逆氣也。又曰逆則爲泰。爲既濟者何也。林子曰。順而逆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逆而逆之。所謂正而助長也。黃州未達。林子曰。運其氣者。逆而逆也。氣自運者。順而逆也。

陳所聞問人身之水火。林子曰。人之始生也。一點真水在上。水性潤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水反



居下矣。所以人老。目眩而耳聾。人之始生也。一點真火在下。火性炎上。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火反居上矣。所以人老。便數而脚冷。故常人順其水火之性。道人復其天地之初。

或問吾身之火。林子曰。慧者。火也。又問吾身之水。林子曰。定者。水也。

比同人

林子曰。水比於地。其形比也。火同於天。其氣同也。豫

林子曰。坤。順也。動而險。惟離明也。故介于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林子曰。坤。邑國也。震。暴客也。重門者。豫也。又震。聲木也。

渙卦震艮之義

易曰。渙。亨。王假有廟。林子曰。巽。木也。而震之一陽者。根也。坎。水也。而本之艮者。源也。又問一陽爲根之旨。林子曰。巽。二陽在上。其發華於春乎。震。一陽在下。其歸根於冬乎。

乾咸



或問咸無心之感也。而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何謂也。林子曰。四心也。而初則性也。四而初之心。蘊之而性也。初而四之。性萌之而心也。故乾純陽之體也。於初九則曰潛龍勿用。文言曰。陽氣潛藏。此固得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只曰或躍在淵而已。不謂之無心而有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邪。若咸則有感之義矣。於初六則曰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此蓋失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則

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謂之志外。而心故憧憧邪。

### 蒙

林子曰。泉混於山。心隱於性者。蒙也。

### 大壯

林子曰。天以覆幬爲大而棟宇以蔽風雨。構木以爲天也。

### 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林子曰。上兌下巽。坎也。巽。長木。兌。金也。

泰否

林子曰。城復于隍。其詞悲乎。先否後喜。其情怡矣。无妄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剝

易曰。碩果不食者何謂也。林子曰。若仲尼之於春秋。孟軻之於戰國。斯其爲碩果不食也。大矣。故君子達則統其道於身。以擴其陽而益盛。窮則統其道於身。以寄其陽而不絕。

易春秋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天下之丹

林子曰。天子者天下之丹也。武而火之則烈。秦是也。文而火之則弱。周之季是也。候其火而武之文



之者不烈不弱。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 天然禮樂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並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

### 天然文章

林子曰。工文章者。謂道德爲迂。有道德者。謂文章爲技。迂者不文而文。技者文而不文。星辰昭布天無心也。天之文也。草木敷榮。地無心也。地之文也。典謨訓誥。聖人無心也。聖人之文也。

### 真心正覺

林子曰。我而釋也。而我之正覺。其與釋迦異乎。曰。不異也。而釋氏之正覺。在我之心矣。夫釋氏之正覺。既在我之心矣。而釋氏之經。其有外於我之心乎。

林子曰。求聖人之經。於我之覺。不若求聖人之經。於我之無覺。求聖人之覺。於我之心。不若求聖人



之覺。於我之無心。

林子曰。我非聖人也。而有聖人之心焉。特恐我之心。有以塵之。設使我之心。不有以塵之。是亦聖人之心也。已矣。我非聖人也。而有聖人之覺焉。特恐我之覺。有以塵之。設使我之覺。不有以塵之。是亦聖人之覺也。已矣。

林子曰。我之心。雖非聖人之心。而有真心者在焉。夫聖人者。豈能外我之真心。以爲覺邪。我之覺。雖非聖人之覺。而有正覺者在焉。夫聖人者。豈能外我之正覺。以爲經邪。

林子曰。真心正覺。我之聖人也。而得之降衷之性者。知愚賢不肖一也。若愚者。以其愚。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固無足怪矣。而知者。顧乃以其知。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亦獨何與。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固無足怪矣。而賢者。顧乃以其賢。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亦獨何與。



林子每曰。人人皆有真經。豈惟孔老釋迦爲然哉。或問何謂也。林子曰。真經者。自性之真經也。人孰不有自性。人孰不有自性之真經。人孰不有自性之孔老釋迦。而孔老釋迦。特以其自性之真經。而言語之。而文字之。曰儒經。曰道經。曰釋經。夫如是。則是經也。不謂之真經之所從出乎。然則林子何爲不誦經。林子曰。余何嘗不誦經。而余之所誦者。自性之真經也。若夫真經其可得而誦乎。林子曰。誦於無所誦。夫旣曰誦矣。而又曰誦無所誦者。何也。林子曰。子獨不聞壇經乎。壇經曰。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豈非所謂教人以持真經也乎。真經無經。又安有卷。無文無字。豈有念時。釋氏又有言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夫不二法門。而自性在其中矣。以其無有言語文字。而萬古不可得而變者。非真經乎。然而曰真人者。是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之真實義也。若也不知自性。不識真經。而徒索之陳辭故紙。以覲福報也。亦甚惑矣。



天地人真經

林子曰。天其有我乎。天其非有我乎。而非有我之我者。乃天之我。天之經也。地其有我乎。地其非有我乎。而非有我之我者。乃地之我。地之經也。人雖小於天地也。蓋亦以我之經。而參三才。而一之焉者也。

真我無我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而我未生之前。既死以後。一太虛也。一太無也。一太空也。其有天乎。其有地乎。其有人乎。夫既未始有人矣。其有儒乎。其有道乎。其有釋乎。故儒者謂之空空。道家謂之虛無。釋氏謂之虛空。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真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



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於是而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無心也，不顯之德，默運而已矣。大人也，無心也，不顯之德，默運而已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而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而覆而載在我也。與日月合其明，而照而臨在我也。與四時合其序，而寒而暑在我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屈而伸在我也。故我也者，太虛而已矣。我，太虛也。而未始有天地也。未始有天地，則未始有覆載也。由是而天而地，而覆而載，而莫非我也。我，太虛也。而未始有日月也。未始有日月，則未始有照臨也。由是而日而月，而照而臨，而莫非我也。我，太虛也。而未始有四時也。未始有四時，則未始有寒暑也。由是而春而秋，而寒而暑，而莫



非我也。我太虛也。而未始有鬼神也。未始有鬼神。則未始有屈伸也。由是而鬼而神。而屈而伸。而莫非我也。我太虛也。太虛我也。太虛之我。其未始有我之我乎。未始有我之我。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得而我乎。故我其可得而我者。我雖我而非我也。我其不可得而我者。我非我而我也。而釋氏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其可得而我乎。其不可得而我乎。太虛而已矣。

或問我有我也。安得謂之無我。林子曰。有我相。則四支百骸。皆非我也。無我相。則天地萬物皆是我也。若必認天地萬物以爲我。則我亦非我也。故不著於我。不著於天地萬物者。真我也。

林子曰。認我爲我。則我亦有壞時。我非我也。認天地萬物爲我。則天地萬物亦有壞時。天地萬物非我也。

或問天地之道。其皆備於我乎。林子曰。我也非天。我也非地。然而天地之道。其不備於我乎。林子曰。我也是天。我也是地。故我不知我之是天。我之非



天而我之我。我之未始天而天者在我矣。我不知我之是地。我之非地而我之我。我之未始而地者在我矣。

法身無法法所從生

道書曰。正道養神。邪道養形。而釋氏亦有色身法身之說者。何謂也。林子曰。耳目也者形也。不謂之色身乎。然而能視能聽者神也。而其所以能視能聽者空也。真空不空。則自有真性者在焉。現出本來。露我實相。謂非法身而何。法身無法。法空故也。惟其法空。故萬法皆從此而生矣。

林子曰。惟其性空。故其法空。然空中之性。我之孔子也。而儒者之法胥此矣。空中之性。我之老子也。而道家之法胥此矣。空中之性。我之釋迦也。而釋氏之法胥此矣。至於宏綱懿範之大。與夫事物之極細極微者。亦皆自性自法。天則之自然也。若或不知天則之自然。而求之性空之外焉。而造作。而擬議。豈曰聖人之法。而行其所無也哉。



國

卷三

針

三



